

TITANIC

Titanic

Ep 555 505 595 595 - m 59

此夜永难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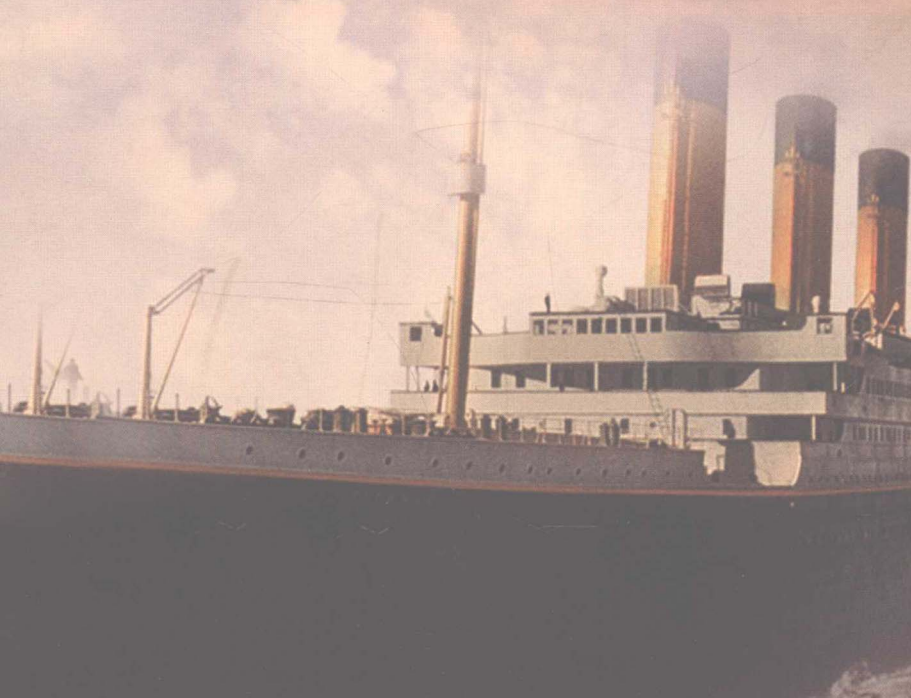
泰坦尼克号沉没记

A Night to Remember

沃尔特·洛德 著

Walter Lord

朱沉之 译



"C." AND "TITANIC."

此夜永难忘

泰坦尼克号沉没记

A Night to Rememb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夜永难忘:泰坦尼克号沉没记/(美)洛德
(Lord, W.)著;朱沉之译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
2011.10

书名原文:A Night to Remember

ISBN 978-7-5118-2316-8

I. ①此… II. ①洛…②朱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5196号

此夜永难忘:

泰坦尼克号沉没记

[美]沃尔特·洛德 著

朱沉之 译

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

策划编辑 柯 恒

责任编辑 柯 恒

装帧设计 乔智炜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 沙 磊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 8.25

字数 145千

版本 2012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)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书号:ISBN 978-7-5118-2316-8 定价:29.8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A NIGHT TO REMEMBER by Walter Lord

Copyright © 1955, 1983 by Walter Lor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Law Press · China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& Company, LLC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01 - 2010 - 8287

前 言

1898 年,一位名叫摩根·罗伯特森的潦倒作家编了一个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一艘美轮美奂的大西洋邮轮,其体量之大,前所未有。罗伯特森在他的这艘船上载满了富有高贵的上流人士,然后在四月的一个寒夜里将它撞沉在一座冰山之上。这个故事的主旨似乎是为了表现世间一切的虚妄,而事实上,当这个故事由 M·F·曼斯菲尔德公司

于同年首次出版成书时,书名就叫《虚妄》。

十四年之后,一家名叫白星航线的英国航运公司建造了一艘蒸汽船,与罗伯特森小说中所描述的那艘船惊人地相似。这艘新邮轮排水量为六万六千吨;罗伯特森小说中的船则是七万吨。现实中的轮船长八百八十二点五英尺;虚构的轮船长八百英尺。两艘船都配备了三个螺旋桨,最高航速可达二十四至二十五节。两艘船的定员都约为三千人,而且两艘船配备的救生艇都只够部分乘客使用。但在当时,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问题,因为两艘船都被认定是“不沉之船”。

1912年4月10日,这艘现实中的轮船离开英国南安普敦,开始她前往纽约的处女航。她搭载的货物中,包括一本价值连城的《鲁拜集》原稿,以及一群身家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的乘客。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,她也撞上了冰山,于四月的一个寒夜里沉没了。

罗伯特森小说中的巨轮名叫“泰坦”;白星航线的这艘船名叫“泰坦尼克”。本书讲述的就是她最后一夜的故事。

第一章

“又一次返航贝尔法斯特!”

在白星航线的新邮轮泰坦尼克号高高的瞭望台上,瞭望员菲德里克·弗里特正凝视着这个美得让人心醉的夜晚。安详,清澈,寒冷刺骨。今晚没有月亮,但无云的天空中布满了星星。大西洋就像一面擦得铮亮的玻璃;人们后来说,他们从来没有看见它如此平滑过。

这是泰坦尼克号前往纽约的处女航的第五夜。显而易见的是,她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轮船,其雍容华贵更是无可匹敌。甚至连乘客的狗也一样雍容华贵。约翰·雅各布·阿斯特带着他那条名叫“奇蒂”的艾尔谷犬。哈珀出版公司的亨利·哈珀带着他钟爱备至的北京犬“孙逸仙”。费城的银行家罗伯特·W·丹尼尔带着他刚从英国买的一条拿过头奖的法国牛头犬。华盛顿的克拉伦斯·摩尔也刚刚买了狗,不过,他为卢杜恩的狩猎之行购买的五十对英格兰猎犬,这次并未同行。

但这一切对于菲德里克·弗里特来说,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他是泰坦尼克号搭载的六名瞭望手之一,而对于瞭望手来说,乘客的私人事务与他们毫无关系。他们是“船的眼睛”,而在这个特别的夜晚,弗里特已经得到过警告,要特别注意冰山的出现。

目前一切正常。十点上班的弗里顿和同一班的瞭望员雷基诺·李聊了几句冰山的事情,聊了几句寒冷的天气。除此之外,绝大多数时间,两人都默不作声,只是静静

地注视着黑夜中的前方。

就快下班了，仍然没有任何异常状况。只有夜晚、星星、寒冷的天气。在呼啸的风中，泰坦尼克号以二十二节半的速度在黑暗中驶过平静的海面。现在已经快到夜里十一点四十分了。今天是 1912 年 4 月 14 日，星期日。

突然，弗里特在正前方看到了什么东西，甚至比这周遭的黑暗还要黑。一开始，这东西体积很小，他觉得和两张桌子拼起来差不多大。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它显得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近。弗里特赶忙敲了三下瞭望台的警钟，表示前方有险情。与此同时，他提起电话呼叫船桥。

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另一头传来一个冷静的声音。

“正前方有冰山。”弗里特答道。

“谢谢。”这声音里夹着一丝疏远的客套。除此之外，没再说什么。

在之后的三十七秒里，弗里特和李并肩站立，看着冰山迎面而来。碰撞就在眼前，但船仍然没有转向。冰山闪

着湿漉漉的光芒，比前甲板高了一大截。他们两人都等着碰撞的发生。然而，有如奇迹一般，船头开始朝左偏转。就在最后一秒，船舷与冰山擦肩而过。在弗里特看来，这一幕千钧一发，好在有惊无险。

与此同时，舵手乔治·托马斯·罗韦正站在尾桥楼上值班。对他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太平无事的夜晚，只有大海、星星、和刺骨的严寒。正当他在船桥上来回踱步时，他注意到一种被他和同伴们称为“光胡子”的现象——空气中如灰尘般细小的冰屑，在甲板灯光的映照下，会呈现出斑斓的色彩。

紧接着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运动，打断了轮机的节奏，隐约是从一侧的船舷上传来的，而且相当沉重。他往前凝视，细细打量。一艘机帆船，扬着全帆，似乎正从右舷旁边经过。他随后才意识到，这是一座冰山，水面上方的高度大约有一百英尺。它随即消失，漂进了茫茫的黑暗中。

与此同时，在下面 D 甲板宽敞明亮的头等舱餐厅，另

外四位泰坦尼克号的乘务人员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。最后一位用餐的客人早已离开,除了他们这几个人之外,这间詹姆斯一世装饰风格的餐厅已是空空荡荡。他们都是正餐时分的侍应生,此刻正享受着所有乘务人员休息时最大的乐趣——闲聊船上乘客们的轶事。

正当他们坐着聊天时,一阵拖沓的震动似乎从轮船深处传来。震动不算太严重,但足以打断他们的谈话,把桌上为明天早餐准备好的餐具震得微微发抖。

侍应生詹姆斯·约翰逊觉得自己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他知道,轮船的推进器甩掉一片桨叶的时候,正是这种感觉。他也明白,出现这样的意外,就意味着轮船必须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哈兰·伍尔夫船厂维修——这样就有充足的时间享受港口所提供的各种便利了。他旁边的人也同意这样的判断,纷纷兴奋地唱了起来:“又一次返航贝尔法斯特!”

船尾的厨房里,夜班总烘焙师沃特·贝尔福正在为第二天准备面包。至于制作高档点心的荣誉,是留给白班大

厨的。当震动发生时,贝尔福的印象更加深刻,因为一盘刚刚烘好的面包在烤箱里来回颠簸,一下子翻倒在了地上。

客舱里的乘客也感到了震动,纷纷跟各自熟悉的相似经历联系起来。一位从瑞士来的年轻姑娘玛格丽特·弗洛里赫,此行是陪伴她的父亲去美国谈生意。她在震动一发生就醒了过来。半梦半醒间,她想起苏黎世湖中那些小小的白色渡船——如果靠岸不顺利,就是这样的感觉。她喃喃低语:“多滑稽啊……我们靠岸了!”

亚瑟·戈弗里·普钦少校当时正在脱衣服,准备上床睡觉。他觉得好像有一个巨大的浪头打在了船上。J·斯图亚特·怀特太太正伸手关灯,她觉得轮船仿佛“从一千颗弹珠上滚过”。柯斯莫·达夫·戈登准爵夫人被震动惊醒,对她来说,这感觉就好似一个巨人的手指从轮船旁边刮过。约翰·雅各布·阿斯特夫人以为这是厨房里发生的什么事故。

乘客们对这次震动的严重程度感受不一。据阿尔伯

特·卡德威尔太太描述,这就好比一只大狗把小猫衔在嘴里猛烈地摇动。沃特·B·史蒂文森太太回忆了她在旧金山地震时的感受——然后认定当时的情况并不算太坏。E·D·爱普敦太太几乎没有感到任何震动,但她确实注意到一丝令人不安的撕裂声……就好像有人在扯开一匹长长的花布。

这次震动对J·布鲁斯·伊斯迈来说意义更加重大。他是白星航线的总裁,此次搭乘泰坦尼克号是为了庆祝她的处女航。震动刚一发生,伊斯迈就在B甲板的豪华套房中醒了过来——他确信轮船撞上了什么东西,但并不知道具体是何物。

有些乘客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住在客舱E-50房间的乔治·A·哈德夫妇,此行是为了度蜜月,这时他们还醒着。他们突然听见一声闷响,随即便感觉轮船在微微发抖,而且从一侧传来“隆隆的刚蹭声”。哈德先生从床上跳下,跑到舷窗边。当他透过玻璃望出去时,他看见一面冰墙从眼前移过。

这一幕也发生在了詹姆斯·B·麦高夫的舱室。他是费城金贝尔斯百货公司的一名采购员,只是他的经历更为令人不安。他的舷窗没有关,当冰山蹭过时,好几块冰落入了舱房。

与麦高夫先生一样,在震动发生时,大多数泰坦尼克号的乘客都已经就寝。在这样一个安静寒冷的周日夜晚,温暖的床铺似乎是最佳的栖身之处。但也有一些精力充沛的乘客还没有睡觉。与往常一样,他们大多都在A甲板的头等舱吸烟室里。

也如往常一样,这是一群各式各样的人。在一张桌子旁边坐着塔夫脱总统的军事助理亚其·巴特、猎犬师克拉伦斯·摩尔、费城电车大亨的儿子哈利·魏登纳,以及另一位家住费城郊外富人社区的威廉·卡特。魏登纳的父亲以感谢船长爱德华·J·史密斯为名,请大家吃晚餐。船长已提前告辞,女士们已回房就寝。剩下的男人们正抽着最后一支雪茄,也准备要回房睡觉了。谈话的主题从政治转到克拉伦斯·摩尔在西弗吉尼亚的奇遇。在当地两

个家族历时多年的争斗中，他协助采访了身居山中的一位当事人——安西·哈特菲尔德。

斯潘塞·V·西维索恩是圣路易斯市努珍特百货公司的采购员，他正坐在旁边的一张皮沙发上，翻阅一本最新的畅销书《弗吉尼亚人》。就在旁边不远处，同样来自费城的卢西安·P·史密斯正努力克服着语言障碍，和三个法国人打着桥牌。

另一张桌子旁，船上的几个年轻人也在打牌，只是牌局显得更喧闹些。年轻人一般更喜欢楼下B甲板的巴黎咖啡厅，那儿的环境更加活跃。只是到了十一点半，女孩子们都回去睡觉了，下面也冷清得厉害。他们于是走到楼上来喝杯夜酒。大多数人都点了威士忌混饮。英国雕塑家的儿子休伊·伍尔纳要了一杯热威士忌。霍肯·比约斯通·史蒂文森中尉是瑞典使馆的年轻武官，此行是要前往华盛顿，他点了一杯热柠檬汁。

有人拿出了一副牌，正当他们坐着打牌谈笑时，震动突然发生。这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惊慌，但足以让人永世难

忘——多年后，西维索恩先生在讲述这段故事时仍然正襟危坐。吸烟室里的侍应生以及西尔维斯先生都立即起身，从后门望出去……视线越过棕榈庭院……来到了甲板上。他们恰好目睹冰山擦着右舷经过，位置比救生艇甲板稍稍高出一截。冰山经过时，他们看见冰块崩落而下，翻滚着落入海里。转眼间，冰山就消失在船尾的黑暗之中。

吸烟室里的其他人这时候才纷纷跑出来。当休斯·伍尔纳来达甲板上，他听见一个男人大声喊道：“我们撞上了冰山——就在那儿！”

伍尔纳眯着眼睛朝暗夜里望去。在船尾大约一百五十码开外，他勉强分辨出一座冰山的黑色轮廓，背景是星辰密布的夜空。随后不久，它就完全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
由此带来的兴奋也很快消失。泰坦尼克号似乎依旧坚不可摧，而且外面也实在冷得不宜久留。慢慢地，人们又回到室内。伍尔纳重新拾起手中的牌，牌局继续进行。最后一个进门的人关上了舱门。他突然发觉，轮机似乎停了下来。

他没有弄错。在楼上的船桥,大副威廉·M·默多克刚刚将机舱车钟*拉到了“停止”。默多克这一时段负责船桥的值班工作,当弗里特提出警告时,必须由他来处置。刚刚过去的一分钟相当紧张忙乱——命令舵手希琴斯打右满舵,把机舱车钟拉到“全速倒车”,按下关闭水密舱门的按钮……最后那三十七秒,只能屏息等待。

现在,等待终于结束,而一切显然都为时已晚。磨擦的噪声逐渐消失,史密斯船长从舵手室旁边的舱室冲向船桥。大家很快地说了几句话。

“默多克先生,发生了什么?”

“一座冰山,先生。我打了右满舵,全速倒车。我本来准备接着打左满舵绕过去的,但已经靠得太近,没有办法了。”

“关闭紧急舱门。”

“已经关上了。”

* 又称传令钟,是驾驶员根据需要,向机舱内的轮机员下达指令的通讯工具。——译注